

趙譽船先生註

新式標點  
白話註釋

古文觀止

上海中原書局出版

新式標點  
白話評註  
古文觀止卷一

宜賓趙譽船評註

古邗劉鐵冷校刊

鄭伯克段于鄆第一編

左傳

命名奇 一遊字高 惡碎人任 性情惡以 公弗許 上叙武姜 愛惡的偏 心生出背 肉相慘的 禍患他邑 唯命四字 毒甚 直稱母曰 姜氏又 故作無可 如何的口 氣極極字 先出草字 後出草字 文法頓挫 先約一筆 曰可矣 三字寫出 莊公得意 聲口與上 句可差句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

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

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

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

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

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

紫那  
 「鄭志」二  
 字是一篇  
 的斷語也  
 無相見也  
 一語純是  
 殺機純是  
 一語而悔  
 殺機為和  
 氣機為和  
 關頭緊要  
 考叔的事  
 純是太和  
 元氣太有  
 母一人有  
 妙甚直刺  
 人心以初  
 此文初字  
 止讀者當  
 此處著眼  
 引詩與會  
 冷然致

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

奔！』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

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

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

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

穎考叔為穎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

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翳我獨

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

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洵洵！』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其是之謂乎。」

鄭莊公是個深心人，他雖失愛于母氏，他依著周朝法度，已得了鄭國的君位。又有祭仲公子呂一般大臣輔助他，自然事事預先籌備，不使大叔段得手了，看莊公說的那幾句話：「多行不義，必自斃！將自及！厚將奔！」已料定大叔段不舉兵，便罷了，舉兵是必敗無疑的。

姜氏是個偏心的婦人，因為「莊公寤生」一件小事，在兒子身上，便分別愛憎出來，卒至於弄出兄弟鬩牆，同室操戈的慘劇。

大叔段簡直是個呆公子，只曉得恃母而驕，一點能耐也沒有！那有不失敗的道理。可是我讀詩經叔于田一篇，大叔在當時，亦很得民心的。歷史的見解，免不了有點成敗的觀念吧！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田，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于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看了這首詩，亦可知了，第二篇叔于田，亦都是贊美的話，不寫了。又在京劇上看見過孝感天一劇，亦是恭維大叔段的，可見中國的民心，對於鄭莊公是不滿意了！

穎考叔總算是忠孝人了！但是莊公要沒有悔悟的心，他的委婉幾諫，亦無從成功的。至說「闕地及泉，隧而相見」，法子是很滑稽的，可見得當時神權思想發達，君權都受支配的。

要論這篇文字優美，敘事的明淨，議論的老到，在左傳中亦算上等文字了。

一〔初〕始也。這是左氏特創的文例，凡是敘述以前的事，都用這個「初」字。（鄭）國名，姬姓，周宣王封弟桓公友于鄭，為鄭受封的始祖。故地在周西都畿內，即今陝西華縣境。鄭武公隨周平王東遷，遷于新鄭，即今河南新鄭縣。即是京漢車經過的鄭州地方，為京漢車站中一個商埠要區。

（武公）名掘突。（申）國名，系出姜姓，四岳之後。或曰大公望的別子，封于申。周初始封，地在今河南南陽縣。

二〔武姜〕婦人，從夫，所以婦人的諡法多從夫諡。姜申姓，女子出嫁，不忘母族，所以婦人多係以母族的性。

三〔莊公〕名寤生。（共）古恭字，又地名，在今河南輝縣。（叔段）莊公弟，因出奔于共，故名。共，叔段這都歷史家的書法，不是當時的稱呼，須要認清的。

四〔寤生〕寤，寐覺也。就是在睡夢中不覺的生下地來。又寤與悟通，悟逆也。就是逆生倒產，或者手足先見，方能產生的事。就武姜痛惡莊公上推測，以難產一說為是。

五〔惡〕哇故切，去聲，憎也。武姜因為難產，所以很恨他兒子莊公。

六〔亟〕音器，去聲，屢也。武姜因為愛叔段，要立他為鄭君，三番五次，同武公說。

七〔為〕去聲，制邑名，地勢最險。武姜請于莊公，要將那個險地封叔段。武姜用意，亦是很毒的。

八〔巖邑〕險要的地方，以現在地勢考查，或者武勝關了。

九〔鉞叔〕東鉞之君，地在今河南滎澤縣的鉞亭，為鄭桓公所滅。莊公因鉞叔來推開，妙極。

十〔京〕邑名，地最大，即今河南滎陽縣。武姜

又請于莊公，拿京邑封叔段。莊公因爲京邑地方固然很大，可是不比制，那個地方有險要可守，所以一口就答應武姜，使叔段住在京邑，用心亦是很深的。

十一〔大〕古與太通，下同。大叔的名稱，含有張大的意思。莊公的用心，於此可見。

十二〔祭〕音債，或云卽蔡字。周有公子祭，伯其後因以爲氏。（仲）鄭大夫名。

十三〔都〕有宗廟謂之都。（百雉）古時的城長三丈高一丈，曰「雉」。此言最大的都城。不過三百丈長，共成百雉，擁護有宗廟的都城，顯出尊嚴的氣象。

十四〔制〕周先王所定的法制，卽周公輔成王時所定的法制。列國諸侯，奉以爲法，是不能違背的。

十五〔參〕同三。古制，侯伯之國，他的都城，不過百雉。大都，只有三分之一，是百雉了。

十六〔中〕是個省文，全寫出來，是「中都」。

兩字，省了一個「都」字，可見左氏用字法。（五）亦是省文，說「中都」只有五分之一，不過六十雉的城。

十七〔小〕省文，例與上同。（九）省文，例同。

說「小都」只有九分之一，不過三十三雉的城。

十八〔度〕法度，祭仲的意思，京城太大了！過了百雉，不合法度，有違周先王的制度，可是這個先生，是說古代，或是周先生，照孔子「吾從周」這句話的斷定，是周先王了。

十九〔堪〕勝也，就是受不住的意思。祭仲說，叔段據有這大地方，必爲鄭國的要害，莊公將來一定受不住的！

二十〔焉〕音煙，何也？又是個問詞。（辟）與避同，古字原多通用的。

廿一〔厭〕平聲，足也。說武姜的心，沒有滿足的時候，不如早爲設法，將段所封的京邑，加以裁抑，或星變置，總使段不要鬧出亂子來，不好收拾。

廿二〔滋蔓〕蔓音萬，植物的根莖，細而延長的，都叫作蔓。這比喻的話說草是很容易生長的一蔓延起來，就難得剪除了。用意是說叔段的權勢擴大不易制伏。

廿三〔寵〕愛也，又尊榮也。說叔段是莊公的兄弟，免不了要尊榮他。

廿四〔斃〕死也。莊公的話是像他（指段）這樣的胡爲，沒有不失敗，自趨於死地的。

廿五〔待之〕就是你們等著吧。莊公的意思：不是怕他胡爲是希望他胡爲。

廿六〔鄙〕邊邑。（貳）與二同，就是北鄙。西鄙兩個邊邑。段在京邑，命西北二邊邑，眼屬于己，就是侵佔鄭國的邊邑，推廣自己的權勢的事。

廿七〔呂〕鄭大夫，字子封。是鄭莊公親信的大夫。

廿八〔無〕與毋通。公子呂的意思：不要使鄭國的百姓，生出一國有兩君的心。那可不好辦了。公子呂是忠于鄭莊的大臣，所以有這番忠告。

廿九〔庸〕同用。鄭莊說你（指公子呂）不要怕，段不久就要不免于殺身之禍了。

三十〔廩延〕鄭邑名。叔段前時使西鄙北鄙。貳於己，不過叫西鄙北鄙聽他的話，現在看莊公沒有動靜，他就收爲己有，並把廩延兩個地方歸他所有。至於廩延是包括的一句總話，侵佔地方是很不少的。

卅一〔可矣〕時候到了，可以明正其罪了。是子封催鄭莊公的話。

卅二〔厚〕廣也。子封說叔段勢力廣大，衆人皆歸心于叔段，不易制伏的話。

卅三〔暱〕親近也。（崩）自上墜下也。鄭莊公說像他這樣的不義，地方再大點，人數再多點，亦是無濟于事的。不久，他就要失敗了。其勢就同土崩下來的一樣。

卅四〔完聚〕叔封將戰守的事，一切預備完全了。城郭人民，都完聚了。

卅五〔繕〕治也。將應用的戰具，如車、同器械，

都修治好了。

卅六〔具〕設備也。(卒)兵士也。(乘)去聲，兵車也。春秋時用車戰，「具卒乘」是預備好了戰車可以襲鄭的話。

卅七〔襲〕掩其不備也。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這是左氏的書法。

卅八〔啓〕開也。姜氏爲叔段的內應，將開鄭國的城門，暗納叔段襲鄭的卒乘。

卅九〔期〕音其，時也。鄭莊已經曉得叔段襲鄭的日子了。

四十〔可矣〕時候到了，可以明正其罪了！與子封口中「可矣」句對照。子封的話，何等的懇切，鄭莊的話，何等的嚴厲，同是一個「可矣」用法不同，人的地位不同，就分別出來了。

四一〔帥〕背率，統率也。莊公命子封統兵去伐叔段了。

四二〔叛〕背叛也。背叛叔段，而效命於鄭莊，可見叔段的呆了！

四三〔鄆〕音煙，鄭邑名，在今河南鄆陵縣。四四〔奔〕戰敗而走，又失國曰奔。叔段敵不住子封，只好出奔于他處了。

四五〔鄭伯〕卽莊公，鄭封伯爵，所以稱鄭君，皆曰「鄭伯」。(克)勝也。克國曰克。

四六〔不弟〕左氏論斷的書法，說叔段用兵襲鄭，不願莊公爲兄，有失弟道。

四七〔譏〕誚也。(失教)說鄭莊不教其弟，養成叔段犯上之惡。

四八〔鄭志〕是鄭莊公的本心，所以特別地名爲「鄭志」。與穀梁所說「處心積慮」意同。

四九〔難〕去聲，猶不能之意。段實出奔，而春秋經上大書曰「克」，證明莊公意在殺弟，不能言段出奔，就是有「難言之隱」的一句話。

五十〔寘〕音至，置也，就是安置在什麼地方的話。(城穎)鄭地，在今河南臨穎縣西北。

五一〔誓〕盟誓也，卽現在賭咒發願的事。莊公對他母親發很立誓，可見是不孝了！



五二〔黃泉〕地中泉水，顏色是黃的，故曰黃泉。就是立誓「永不見面」的話。

五三〔悔〕恨也，改也。鄭莊立誓後，知道自己錯了，是他天性萌動處，亦是左氏這篇紀載大轉灣處，好生出穎考叔進諫這段文字。

五四〔穎考叔〕鄭人（穎谷）鄭地名。（封人）典守封疆的官。

五五〔聞之〕聽說莊公有後悔的話（獻）進也。下奉上曰獻。穎考叔借故求見莊公。

五六〔舍〕音捨，置也。食而舍肉，穎考叔要諫莊公，故作舍肉的舉動，好叫莊公來問他的意思。

五七〔小人〕自謙語。劈頭一句「小人有母」，直刺到莊公心腹深處，自然所說的話，容易得莊公之聽了。

五八〔遺〕逸忌切，去聲，餽遺也。東方朔傳：「歸遺細君」，與此意同。

五九〔翳〕讀若依，語助詞。金聖歎左傳讀法：作「爾有母遺翳，我獨無」，意較「爾有母遺，翳

我獨我」語味為親切。但是自來讀法，皆如此。「翳」字無斷句的。金聖歎用「翳」字斷句，語音略長。「翳」字用處，同于「兮」「些」等。書旅，「民不易物，惟德翳物」，又作「惟德其物」，是翳與其通用，附記於此，待定。

六十〔語〕去聲，告也。告以盟誓，上有「不及黃泉無相見也」的原故。

六一〔患〕憂也。言黃泉的話，不必憂愁的，有法好想的。

六二〔闕〕音掘，穿也。穎考叔說在地下掘個隧地，在那裏相見，不就應了誓嗎？

六三〔隧〕音遂，地道也。掘地為隧，在隧道裏見面，不就是在黃泉裏見面一樣嗎？

六四〔賦〕賦詩也。莊公在隧道裏，歌詩以見他的母親姜氏，是何等快樂的事。那兩句的詩，亦是千古的絕調。

六五〔融融〕和樂也。

六六〔洩洩〕音曳，舒散也。姜氏的歌詩，就含

案語鄭武  
公莊公爲  
平王卹王  
可見平王  
貳心是錯  
了武曰怨  
寫出二怨  
一實交惡  
先一實交  
孤爲王本  
子再寫公  
于忽爲這  
子周就這  
寫法上這  
出簡強周

有悲慘淒涼的語味。詩學論源：「平音多委婉和平之聲，仄音多悲壯蒼涼之作。」就這「融融」「洩洩」兩音的分別，亦可見了。

六七「君子」明於事理人的稱呼。左氏發揮議論，不使用自己的名字，所以用這「君子」來代表。有說，左傳依古史以成文，這「君子」又是別有其人的，不是左氏自己本人。

六八「純」猶篤也，史家贊美之詞。（純孝）是贊美穎考叔一種名詞。

六九「施」音異，去聲，延也。說穎考叔能將愛

### ●周鄭交質 第二篇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王子狐爲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 周鄭交惡

自己母親的心，打動了莊公愛母的心，有這隧道相見。母子如初的陳蹟。

七十「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既辭篇語。匱，乏也。永，長也。錫，賜也。爾，汝也。卽白話文中常用的你言孝子用心，沒有乏匱的時候，所以能夠把君上的錯誤，改正過來，像莊公的不孝，改歸于孝，便是詩所說錫類的事實。

七一「是」指穎考叔，亦就是引用詩經既醉篇的本意。

左傳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其誰間之？」

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

于鬼神，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有質？風有蘩采，采

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通篇用信、禮兩字作主腦。周平王忘却「君使臣以禮」的規則，專用話來欺騙卿士，弄出「質

子」的笑話來。質子，是同等國的國際一種交涉，不是周鄭君臣所能行的事。王子狐為質于鄭，是平

王自貶為敵國，又焉得不啓鄭伯輕視之心。就這「周鄭交質」四字，左氏書法，是何等巖峻！但是平

王未崩以前，總沒有用虢公為政，亦可見平王維持信義，不使失墜了。

平王說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就這將字看，還是有點怕鄭的意思。因為那時鄭伯很強，平王東遷，

全靠了鄭伯的力量。後有「周室東遷，晉鄭是依」的話，亦可見了。祭仲帥師取麥取禾，固為「周鄭

交惡」的張本。但是鄭伯為王卿士，亦有點「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意思，自然為周人所不滿意了！

左氏引用君子一段議論，歸罪于周，所見甚大。論文是很美的，但是所說的話，去題太遠，我真感

弱王室在 衰禍原在 此惡應前 交實一實 交實一實 無益也 交實一實 交實一實 益左氏論 全在此等 處無有實 誰能問之 字而况君 子信這個 周鄭與一 君子曰當 加以分別 之以上一 此又言一 行之言一 國之禮一 實一實一 非禮實是 收筆冷事 呼應字字

明其妙了！或者史有闕文，不是全篇吧？就是引用風雅四篇詩，亦都說的是祭祀燕享的事，與這「周鄭交惡」的本題，是沒有關係的。或者當時別有感觸，只好說是「借題發揮」了。

一〔鄭〕（武公）（莊公）註見第一篇第一第四條（平王）周天子也。即幽王太子，名宜臼，始遷東周爲王（卿士）周執政官，猶今之內閣總理。

二〔武〕與二同，有二心也，又不專一也。（虢）國名，西虢，虢仲的後人，地在今陝西寶雞縣虢城。平王東遷，西虢徙于上陽，是爲南虢，即今河南陝縣。虢公原爲王室的卿士，王病，鄭伯專政，故有二心于虢，要使虢公分鄭伯執政的權限。

三〔鄭伯〕即莊公（怨）恨也。恨平王不用他，有用虢公的事。

四〔無之〕諱詞也，諱莫如深的意思。平王的說，亦太弱了。「無之」就是說沒有那回的話。

五〔質〕音至，以物與人取信曰質。古代國際

交涉，以子爲質，原是取信的意思。平王恐怕鄭伯不信他的話，所以有這番質子的舉動。但是冠履倒置，終要失敗的，所以左氏引用故事，有「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的話。又有「雖無有質，誰能間之」的話。兩面的話，都說盡了，一就是「質」字的本意，亦透發無遺。

六〔狐〕平王子名。

七〔忽〕忽公子名。

八〔崩〕天子死曰崩，這也是歷代史家書法，現在共和時代用不著了。

九〔將〕沒有決定曰將。（畀）必意切，與也；就是給他的意思。

十〔四月〕周正建子，周正四月，即夏曆的二月。這可有點可疑：夏曆的二月，麥子就熟了嗎？恐

怕還是四月麥秋的時候，纔講得去。（祭足）即祭仲見第一篇十二條註（師）軍的通稱，古軍旅以二千五百人爲師（溫）周畿內邑名，即今河南溫縣（麥）有大小兩種，夏月開花結實，今於夏歷二月來取，只有踐踏的意思，沒有刈取的明文。下文取禾，事與取麥同，但說取麥取禾夠了，要論這個月令，取麥的事，總有點勉強的。

十一〔秋〕周的秋是夏歷的夏，可是周的九月是夏歷七月，早禾已熟了，這不成的問題。（成周）周洛邑的名稱，敬王遷都在卽裏，故城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禾）嘉穀也。但周時的禾是「梁」卽今小米。

十二〔惡〕哇故切，憎也，交惡，說周鄭彼此中間，都有憎惡的事實。「周鄭交惡」是書法。

十三〔君子〕見前第一篇第六十七條註。「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的君子，指周鄭而言。

十四〔信〕言出必踐曰信（由）自也（中心）也，又作衷，說周鄭兩方所說的話，都不是

由中而發。雖說「質子」爲國際間的信用，可是沒有真心，亦是無益的。

十五〔明〕正大光明也。（恕）推己及人也。凡是一個人的行事，能夠依著明恕的道理行去，自然沒有行不去的事。

十六〔要〕音腰，平聲，結也。只要有禮，或是合于禮的事。

十七〔間〕音諫，去聲，凡事有隙可乘曰間，就是階隔的意思。

十八〔澗〕山間的川流。（溪）通大川的小河（沼）池，圓曰池，曲曰沼（泚）小渚也。水草也都是古時祭祀的用品。大羹玄酒，或者卽取於此。

十九〔蘋〕音頻，大萍也。（蘩）音繁，白蒿也。（藻）水草名，一名聚藻（藻）水草的總稱，四物都生澗溪沼泚，可以作祭祀的用品。

二十〔篚〕音匡，詩「承筐是將」（筐）音舉，方者曰筐，圓者曰筐，都是竹製的祭器用品。（

錡（音技）（釜）音斧，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皆金製的鼎屬。

二十一（潢）音黃，積水池也。（汙）音烏，停水也。（潦）音老，行潦，路上流水也。

廿二（薦）陳也。（羞）進也。鬼神與王公，都是以信義爲重，不在物品上考究。

廿三（焉）音煙，何也。用法與「焉辟害」同，皆是詞助詞。

廿四（風）詩，國風（采芣）（采蘋）國風篇名。采芣「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采蘋「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全詩在詩經上，我這裏只引用第一章。使讀者略知道的大概。至朱子集註所說「南國被文王之化……」一段的話，我看同本文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沒有用。

廿五（雅）詩，大雅（行葦）（泂酌）大雅

石碣諫寵州吁 第三篇

二篇名。葦音偉，蘆也。行葦的原詩：「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泂與迴同，遠也。泂酌的原詩：「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廿六（昭）明也。就是昭明忠信的意思。總束上文，歸結到忠信上。這一篇的大義，只是說凡人要有忠信的行爲，雖是一樣菲薄的東西，都可以薦鬼神。羞王公的「昭明忠信」不在形式上講，雖沒說到「質子」的事，可是「質子」的不合語在言外了。要說這篇文字的來歷，只是點竄采芣采蘋行葦泂酌四首詩「昭忠信也」一句，作全篇的結束，亦就是「周鄭交質」的對面文字，對症下藥，互相照應。古文有含蓄不盡的意味，就在此等處了。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

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

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

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

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眴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

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

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

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多妻主義，是中國歷代人倫史中，一件慘事！衛莊公娶于齊，又娶于陳，更有許多嬖人，小致家庭

的子女，國家的政體，都發生了影響。可是莊姜在周朝法制上說，她是個嫡妻，又是正位中宮的人，雖

是戴嬀所生的兒子，立為桓公，必須莊姜認為己子，方合周法的。所以公子州吁，雖得寵于衛莊公，而

惡之歷上 語義能弗臆是兵有麗嬖州立下上呼是娶娶之衛的得引孝莊寸筆貴寫 文弗禁 惡之歷上 語義能弗臆是兵有麗嬖州立下上呼是娶娶之衛的得引孝莊寸筆貴寫 惡之歷上 語義能弗臆是兵有麗嬖州立下上呼是娶娶之衛的得引孝莊寸筆貴寫





一〔衛〕國名，姬姓。周武王封其弟康叔於衛，地在今直隸濮陽縣以西，至河南汲縣沁陽縣，都是衛康叔的封地。（莊公）衛武公之子。（齊）國名，姜姓。周武王封大公望於齊，即現在的山東省。（東宮）東方爲震，震爲長男，故東宮爲太子所居。震是易經的卦名。（得臣）齊世子名。（妹）女弟也。

二〔莊姜〕莊是諡法，從夫之諡曰莊。姜，齊國姓。左傳：「凡娶齊女者，皆曰某姜。」詩：「娶妻如之何，必齊之姜。」可證。

三〔碩人〕詩衛風篇名。碩音石。碩人詩如下：「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頤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裼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鱸鮪發發。葭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頤音祈，長也。衣，去聲。褰音頰，禪也。荑，茅之始生曰黃，凝脂，脂寒而凝者，言其白也。蝤蛴，木蟲，蟲白而長者。瓠犀，瓠中之子，螭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曲情，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敖音翱，長貌。說舍也。四牡，車之四馬。鑣鑣，飾也。鑣，馬銜外鐃，人君以朱纏之也。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翟，蔽也。夫人之車，前後設蔽。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眼。」河，黃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罟，魚罟也。濊，濊，罟入水聲。鱸，魚似龍，黃色，銳頭，口在頰下，背上腹下皆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鱸而小，色青黑，莢亂也，亦謂之荻。庶姜，指姪婦，或謂指嬖人。庶人，指媵臣，或謂指公子州吁。

四〔陳〕國名，媯姓。周初封舜之後胡公于陳，地在今河南開封縣以東南，至安徽亳縣，皆是陳胡公的封地。

五〔厲媯〕厲，諡法也。媯音規，陳國之姓，故凡